46646.3

魏書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賈思伯　陽尼

路恃慶　李叔虎

曹世表　房亮

朱元旭　潘永基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

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灋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侯還徵拜中書

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
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
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
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
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
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
孝昌中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
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
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
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內應遂
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撝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
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豳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儁儻不拘小節少任俠
好劒客弗事生産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
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
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
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
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
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
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

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
内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
城王勰同鎮壽春勑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
閤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
爲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乂之以公事免後
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
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
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
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

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
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
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
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
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歛脩學官遵舊章貴農
桑賤工賈絶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
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
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
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

之徽號協定鼎湖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
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
識昧言不及美我屬聖明廣訪敢獻鼓言伏願陛
下留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
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
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農務故宗室大臣相見疎
薄而王畿民庶勞敝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
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
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

既成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
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
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
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
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
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
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既無
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賦以明幽微通塞之

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
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
兮仍矯迹於良鄉棄保衛之楨弼兮乃殖根於
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
之頹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
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
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崿憑神明之扶
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
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

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躓之相承兮
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
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沓靡於傅巖既應繇而
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
黜於燕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
鸞孤而爭國兮有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
兮有樓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衰亡兮袁戮田而
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老門
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啓
洪業於宣元釋皇綵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
練疑枉於怨獄兮愛乎干公之儁昌明禍福之同
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
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
敝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勤計行而致位兮
錯謀合而身顯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勳立而禍
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
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
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亦馳曰

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踈兮
已放麑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
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爲時之所欽或負鼎而
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
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
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
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
可非石育子而啓夏兮鳥遺卵而孕殷烏藉冰
而存棄兮虎乳孩以字文發見舟而魚躍兮季

潛軀而覆靈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
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
明兮豈前脩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遥兮方有闕
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
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
靈投策而詬龜圍據胎而爲巨兮友發又而自
相風吹鵶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彼贏縮之
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己或勤憂以減齡兮亦安
樂而獲祉弟成師而言兄兮父純臣而亨子讖

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蓍蓍以始樓桑而發輝
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閶門而結慶兮鬱蟬蜕於
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瘠之鮌殛死
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蹠
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
雖父子之同愈兮乃業行之二致以愚蹇爲
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兮哂宰嚭
之見屠以忠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
爲無辜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美我爲桎梏兮[illegible]

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
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
尚兮歎伊周之涉危望付鉞而先鋒兮光安車
而弗顧求封賞於可心兮夢合袞於遠慮或忌
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
求清而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方
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敝
筵兮始拂龜而整筴蓍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
以中心蓍龜發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

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喜遷之玄蹤兮
追考槃於巖壑登名山以怙澹兮辭朝市之紛
若奉自古於占繇兮翻夕藝言而晨裝 許公於
箕山與兮諮夷齊於首陽瞻昌華之巒巨 了眺恒
碣之碎磄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羊乘
玄虬之弈弈兮鳴玉鑾之玲瑯浮瀛洲 濯足
兮入三山而解堂謁伯禹於塗山兮 一苗於
三危登 稽而遐眺兮訪二妃於右 祝融
於荊芊兮問洛妃於馮夷凌回風而上驤兮穿窮
深谷而下馳沿扶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
乘閶風之峻岅兮覿王母於崦嵫昇瑶臺而奏
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
以傳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藹彫採鍾
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珬攜羽民而遠遊兮
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
質登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
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
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渺瀰兮躡不周之嶮巇屑

瓊蘂以爲粮兮斟玉漿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
兮攬白蜺以爲裳聲昌雲而上征兮撫閶闔而
啓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
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
舊京而依依擡招搖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遊
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歛
轡兮命風伯以挾輔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
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
人以首陽兮亦問道於鳲鳩覩三韓之累累兮

見冉服之悠悠瞻雒常之欝欝兮貢楛矢之啾
啾心怊怊　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
堆堆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
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揔揔兮尚何足以遊盤彼
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丞霞而棄粒
兮亦膏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
當餐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脩莖咀玉髓
而充腸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
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青

盤桓而循環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於短衢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妻孥耕東皐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遵志兮蘊六籍於胷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遺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微音進不求於聞達兮

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以託己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爲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夭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違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

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
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
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
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晉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
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
何工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喈自相同
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
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
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

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
矣泛泛遊凫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
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
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詒諛兮人
之蠹兮刺促昔粟周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
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
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
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
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寔繁有說其行有佞其

音遽除戚施邪媚是欽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
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
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天異
出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
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
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鑒其失好之有
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
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
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即位除尚書考功
郎奏諸秀才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硤石
勑為僕射李平行臺工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
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
期來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
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
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
面陳住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
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
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

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
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
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
政朝野震慄懌諸子及門生吏賓莫不慮禍隱
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
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
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橋
挺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
傳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
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
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勲
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
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
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
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大畏彊
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
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

從儉約臨終又勑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黄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
早爲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
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
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
高祖所知常從征代及世宗即位以時從之勤
轉輔國將軍住城正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

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恩伯
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
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
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内太守不拜尋除鴻
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
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
事北海隂鳳授業無賫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
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
不往時人稱嘆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

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布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

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三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要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經傳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在法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安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載氏九室之言參子之朝學之議乎幹靈臺之說襲逆屋之論及諸家紛紜

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人稱雅談爲元又所寵論者譏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即眞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取屈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

詔之二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先
韶操業登時蒙贈論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
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
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
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
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
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習尋物故涇陽劉休和
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蓨人也從祖金世祖神廟中與高
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
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典書
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
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福樂陵中
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
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
軍太尉高陽王雍詔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
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
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
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
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宵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
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
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
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
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
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
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
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
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
郎賜爵樂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群書初襲爵爲
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又

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
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
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
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
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
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
太守入爲吏部郎中出爲騎驃將軍兖州刺史
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
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飜俱知名爲鄉閭所稱
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
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
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
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
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
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
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
督府長史融敗殁仲信遂亦免業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
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
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
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
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
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
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
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嗤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
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
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
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
氣浮軒冒攘臂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
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

欽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
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
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
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
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
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盛生民
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寧復食臣雖位微
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
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拾上所輕求下
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
中密弩彊弓調矢勁矛既設嶮士先陳曉以
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
悖逆之豎豈異屬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
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
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仍
以恩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
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唐城以招

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
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
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
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侍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
本郡中正出爲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
高祖曾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
沖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録事
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脩立爲郡功曹早卒儀
同李神儁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
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
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
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
又兼員外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

賾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
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
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
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
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
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
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
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
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

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
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
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
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柬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
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
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

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刺史張瓊
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
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
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
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安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
孫祖謨父慶並有學行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
度性雅正工尺牘洪纂書太和二十三年尚
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
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
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
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兖州左將軍府司馬非
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
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
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
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

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
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
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
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
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
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殽關驛使不通
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
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
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
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
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
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鄉之功也乃簡選
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
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
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
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勑遣中
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
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沿河分立戍以備苴榮行達青州遇患
卒時年五十四小熙中贈正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
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
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硤石
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
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
持節平北將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
時葛榮攻信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

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粮
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
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
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
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大尋加衛大將
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
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
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眞君末南叛
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
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
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
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
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

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
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
蕭宗大怒召問所由録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
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粮乃踰
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
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
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
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
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

關西歸款之户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
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
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
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弟
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
詞涉亦當年俊民房亮世世表潘永基朱元
旭拔萃從宦咸直名器各有由也

列傳終魏書七十二

魏書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崔延伯　楊大眼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爲部落大
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爲鎮北大將軍
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
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
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
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兜爲

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勑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就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各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還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關字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

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窓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勑蕭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厩馬兩匹馳赴壽

春入其城命集城內耆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援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疋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

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
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
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絶倫弓即表送置之
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
生遭母憂詔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
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
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
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
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爲別將

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
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驊騮御胡
馬一匹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
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輙用官炭瓦爲御史所
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
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内附詔遣康
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勑曰
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州
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

爲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
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
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
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
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
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
與元乂同詣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
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郎
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
俱宿禁內時或迭出乂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
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
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
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
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
足瞋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
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
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

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
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
万歲於後近侍皆唱万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
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
後元思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
將出處分遂爲又所執鎖於門下至曉又不出
令侍中黄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
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
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恐死從流難哭拜辭又康
生斬子免死又亦慷慨不悲泣語其子云我
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
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城刑戮慘毒
又意旨過至甚者嘗令長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
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又爲將及諸州尹多
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
元慶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免安州
復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

佛圖二層先死忽喜家朋壞沙門有為鮮云檀越
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所耳康生稱然竟
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青冀瀛齊三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三齊張縣
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爵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
飛然倜出不為其宗親顧待頗有微嫌之切大
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
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
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
驢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沖
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
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
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
為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
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

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荆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隷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万次于樊雍招誘蠻酋又規立郢州又令其所署郢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万倚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邵虬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衍又遣其員張惠紹揔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

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
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州兵永平中世
宗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
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
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隷都督元遙遏
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
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
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
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

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金渠決水而
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
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爲兒子及目傷瘡爲之流
泣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
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
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帝
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
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
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聲奮

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
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
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
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荆州刺史常縛甞尚爲人
以青布巾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
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虎害人
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
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
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後在州二年而卒大
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
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
甑生次頌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飛翰或有父
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爲中
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
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
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
等曰開國當我兒龍袞之波望等婢子勿有所望甑
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

軍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荊人畏甑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賾爲緣淮遊軍帶濠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喜加之常爲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著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爲寇寄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怗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愉據峽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

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
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
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
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
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
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爲
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詣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
無不尅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顏荅旨
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滿濟陸地之計如何可前
愚臣知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假一年專
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
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勑如請二年除安北
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爲金紫
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
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
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
增邑二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
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大生所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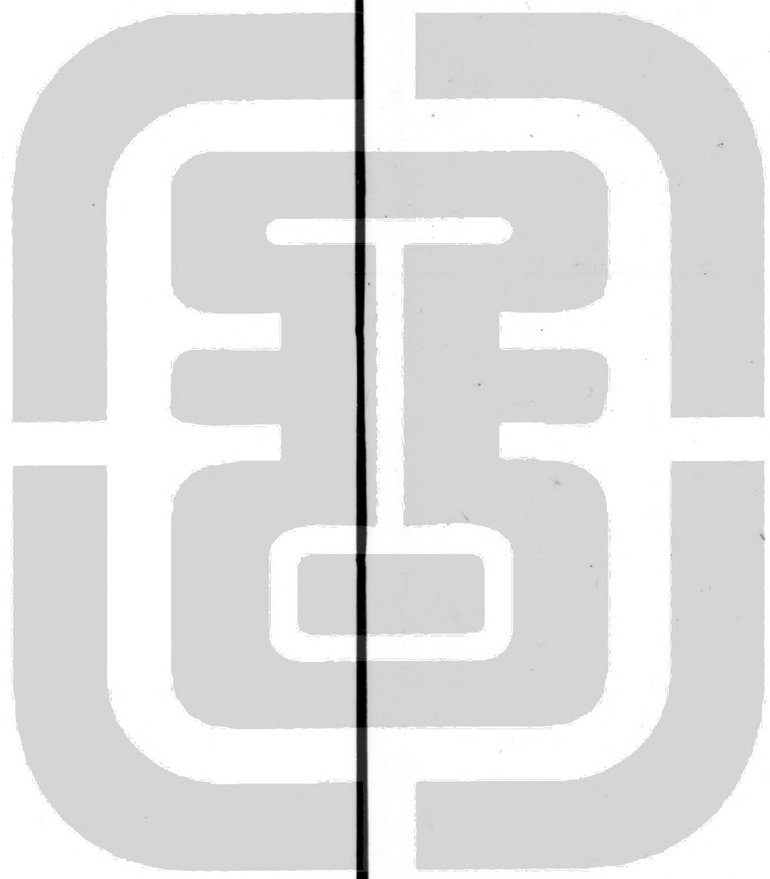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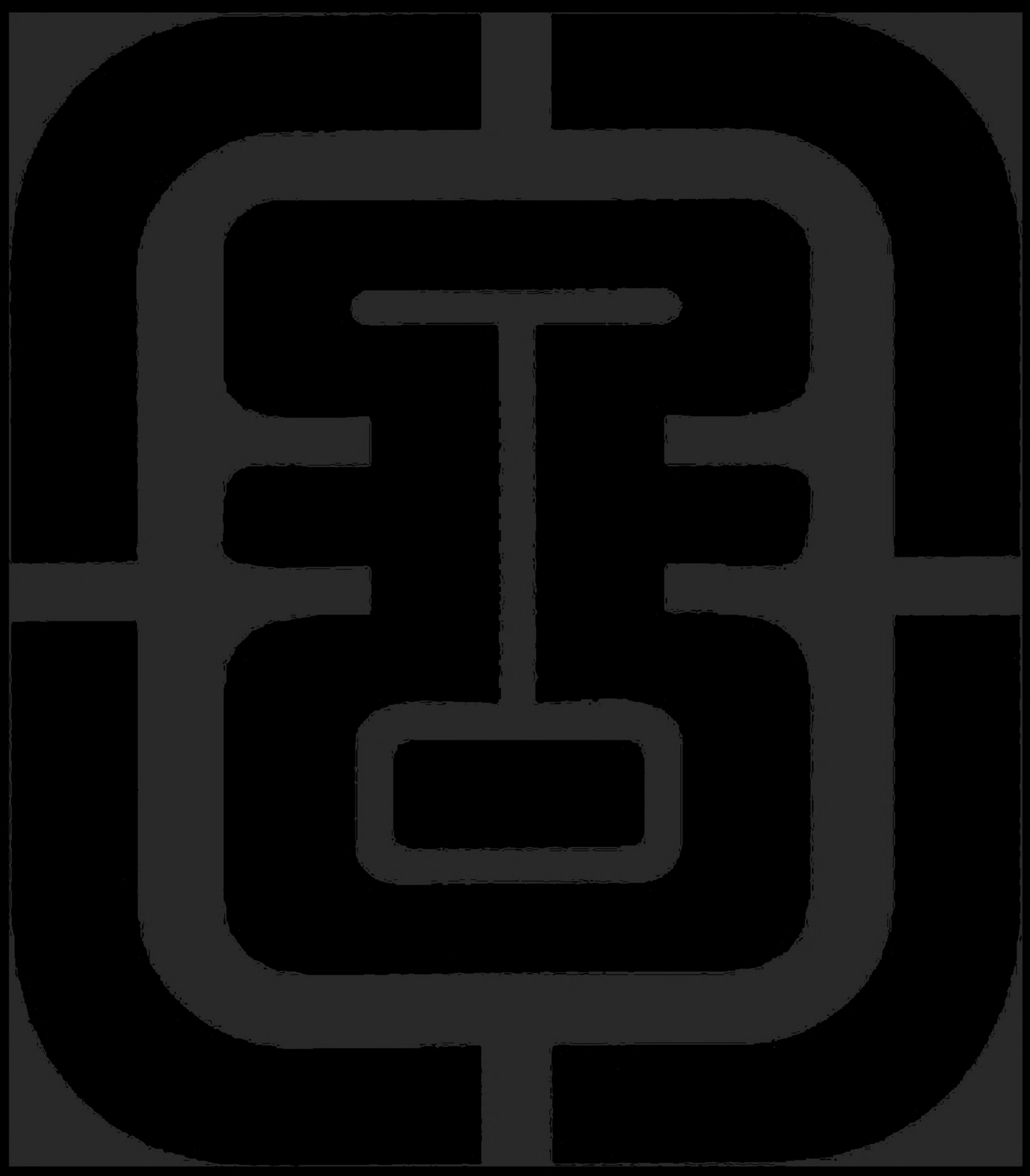
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董肅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責之曰君荷國寵靈揔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仍云今當即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次水東尋原西北以不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懦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爲後世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

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討賊未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瓦生數將等皆以不忘前行之始同時發羣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不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鏁柱教習彊弩共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富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降簿乞且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遂延不關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

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万寶夤斂軍退
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
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
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
逃遁晃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
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万餘人延
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
延伯未路功名尤重時大冦未平而延伯死朝
野歎惜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謚曰武烈又有王昚者驍果多策略
隷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
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足聞
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
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
仁弟龍壤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
歿於關西龍壤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
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兖州刺

史樊魯益州刺史邢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
祖嚴思達呂臣崔龔柴慶宗宗正珍孫盧
祖遷高智方俱爲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
事迹不存無以編録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
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
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康生等
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
士之功名也

列傳第六十

魏書七十三